

【開欄語】

副刊是一份報紙的有溫度靈魂，也是時代留下的甘苦記憶，以審美為表達，彰顯辦報品味。在一百二十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大公報》文藝副刊始終堅持文學性與高品味並重，深耕這片獨特特色的百草園，成為百年老報的華彩一章。

在網絡時代速食文化中，總有一些人在堅守，在沉靜裏抒寫，在墨香中閱讀。《大公報》副刊「大公園」自今日起開設全新欄目「七日談」，廣邀文化名家，圍繞公眾關注的議題，針砭時弊，月旦人物，為的就是傳承這份厚重的文化積澱。在新欄目裏，您可以看到名家學者談文化，談港澳、大灣區、國家乃至世界文化現象；也可以看到他們的「文化談」，從文化角度看時事、看香港、看海內外社會焦點問題。美文佳作饗讀者，共建文化新高地，期待您的關注和支持。

七日談

（北京篇）

「新大眾文藝」方興未艾

張頤武

《哪吒之魔童鬧海》（以下簡稱《哪吒2》）內地票房已經超過了一百四十億人民幣，在創造了全球單一市場的最高票房和進入了全球票房榜的前十名之後，還在增長。在香港也創造了引人注目的票房佳績。從全球看，也有了相當的能見度和影響力。這件事大家都在議論，它的意義確實值得高度關注。

作為一個標誌性的現象，它的出現並非偶然，其實也說明了中國最近正在發展的「新大眾文藝」正在以強勁的勢頭展開。《哪吒2》可以說就是這種「新大眾文藝」創造成功的一個例子。它是當下正在出現的許多新的文藝發展的一個突出代表。一面是真正創新的成果。這部作品可以說既是有強大的產業支撐的文化創新，又是有廣泛的公眾認同和歡迎的作品。

《哪吒2》的出現並非偶然，十多年來，中國文藝發展中受到社會公眾歡迎的新的現象層出不窮，這些現象既有傳統文藝形態的推陳出新，也有更多新文藝形態的興起；既和當下的整個社會和科技的新發展相連接，又能深入發掘中國文化的內在精神；既和年輕一代的新的文化趣味和欣賞要求相適應，也具有中國美學的內在的追求；既追求新藝術類型的創新，也連接具有魅力的傳統文藝形態。這些新的現象其實構成了一種和既往文藝形態有差異的「新大眾文藝」。

這種「新大眾文藝」現在可以說是方興未艾，不斷有新的增長點和爆發點。無論是現在已經成為文學寫作「半壁江山」的網絡文學，還是當前和社交媒體緊密結合的微短劇；或是以《黑神話：悟空》為代表的中國遊戲的成功，還是現在如越劇演員陳麗君這樣的傳統戲曲裏的年輕化的創新嘗試；還有如用短視頻展現中華文化美質的李子柒等人，或是像延伸出許多新的設計和IP的手辦受到歡迎等新文的創形態；從抖音和小紅書這樣的承載了不少文藝新表現的互聯網平台，到許多城市和旅遊結合的文藝新創造；這些都是引人注目的進展。

它們的共同特點，一是「新」形態的湧現，在各個方面展現出創新的特質，在特定的方向上有所突

破。創作的發展往往結合了新的科技發展，注重新的感受和體驗方式的創造，也從許多方面對傳統的文藝形態做了突出的創新；既讓新創造大顯身手，也讓傳承傳統有了新路徑新方式。這些創新的成功都讓人們感受到耳目一新的魅力，也讓人體驗推陳出新的活力。文藝的新成果從新作品到新類型，從新業態到新平台，各種創新帶來的成果為文藝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生長點，也展開了新的創造空間。而且很多創新創造都在全球文化發展的前沿上有了獨到的進展，引發了



▲《哪吒2》票房與口碑兼收，並引發全球關注。

反響。二是新「大眾」的認可，這些新的文藝創造最關鍵的共同點是它們都受到了當下「大眾」的歡迎。它既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關鍵部分，也是跨媒介跨地域傳播的一個部分，有廣泛的影響。一面是國內的受眾，特別是年輕受眾歡迎這些新形態的文藝創作。中國文化消費的巨大潛力得到了釋放，中國公眾對於這些作品的歡迎也體現了中國的文化自信增強。另一面是在國際文化傳播中，許多平台和作品也受到了海外受眾的歡迎，成為我們常說的「文化走出去」的例證，成了中國聲音、中國形象的國際傳播新成就。這一次《哪吒2》的成就，其實就是這種「新大眾文藝」的不斷積累和不斷延伸所出現的成果。

這種「新大眾文藝」既有強大的創造活力，也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和公眾的認可。它建構在中國當下很強的文化工業基礎和人才基礎之上，也借助於中國具有的互聯網科技的創新基礎，從而形成了新的創造。這種新的創造既連接中華文化的深厚歷史積澱，也把自身置於全球的文化創造的前沿之上，往往在多個不同的文藝領域中形成了新的突破，做出了新的貢獻。關注中國這樣的「新大眾文藝」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不斷向上提升的一個側面。

作者簡介：張頤武，著名文化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民進中央常委，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理論和文化研究，出版多部專著和論文集，如《跨世紀的中國想像》《全球化與中國電影的轉型》《從現代性到後現代性》等。主編有《全球華語小說大系》和《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文化發展史》等。研究成果曾獲得眾多文藝評論獎項。

春雨是天地淚水



客居人語
姚 船

春天來了。春雨絲絲揚揚，那麼輕盈，那麼柔軟，帶着暖意，也捎着情意，悄無聲色來到人間。

我問春雨，為什麼纏纏綿綿，像有滿腹心事？春細語，正和冬依依惜別。哦，我知道了，春和冬，從來就緊密連在一起。冬天過後是春天，要再見，待明年。交替時刻，難怪淚汪汪。

冬擁抱着春，喃喃耳語：「真捨不得離開啊！」不是嗎？春的先行者，立春、雨水兩個時序已按時來到，可乍暖還寒，北方瞬間又大雪飄飄，人們冬衣未脫，沉浸在春與冬的交融中，也分不清冬和春的界限。

冬說，有的人盼我早早離開，說冬天是個冷酷無情的節季，溫度低，狂風吹，嚴寒緊迫，花木凋零，有的地方不但冰封雪蓋，要是碰上暴風雪吹襲，更加雪上加霜，電力停頓，道路阻塞，對人們的生活造成極大影響……

冬又嘆息道，這都是老天爺對人類的考驗呀！人啊，哪能時時生活在溫室中？筋骨、意志，都需要在艱苦的環境中磨練。說到這，冬有點委屈，流下眼淚。屋頂背陰一角那一小片積雪，正在緩慢消融，一滴一滴往下掉，這正是冬的淚水。

春輕聲安慰冬，你也為人類做了很多有益的事。除了讓人經歷嚴寒的洗禮，變得堅強，也為人們提供了冬天才有的樂趣，讓生活變得多姿多彩。雪天的白色童話世界，正是年輕人憧憬的。滑雪、溜冰、打冰球、玩雪仗，更是普羅大眾喜愛的活動。還有，你自身冰雪的能量，為春耕春種備下大量水資

源，令土地得到滋潤，不會乾旱龜裂，為農作物豐收打下堅實基礎。你的貢獻真不少啊，何必自暴自棄？

冬點點頭，破涕為笑，凝視着春道，我可羨慕你呀，一露臉，人們都露出愉悅的笑容，喜滋滋稱你是春姑娘，心靈美好，讓萬物復甦，讓大自然煥發勃勃生機。

春說，老天爺把我們分為春夏秋冬四個季節，每個季節都有其特殊的意義和作為，我們都是各司其職罷了。你表面冷酷，但內心仍有溫情；我雖然嬌嫩，卻嚮往着堅強；夏打扮妖嬈，為的是讓世界呈現繽紛；秋是調皮一點，剝盡樹葉，但也歡慶豐收。

春和冬就這樣喃喃耳語。想到冬即將離去，春也潸然淚下。露出一點點嫩芽的樹杈上，春的淚水正不停往下掉。此情此景，連老天爺都不忍了，馬上喚來太陽，讓春和冬都抹乾眼淚，「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此時此刻，老天爺俯瞰着大地，見世界一片繁忙。他移動目光，把視野落在東方那片炎黃子孫生活的土地上，那裏更是熱火朝天。鑼鼓聲、爆竹聲，舞獅舞龍，迎接春天。高速、高鐵像蛛網般貫通城鄉，穿山越嶺聯繫東西南北，全國一盤棋，一幅熱氣騰騰春耕春播生動景象。

「一年之計在於春！」不管是機聲隆隆的廣袤田野，還是彎彎像眉梢的層疊梯田；不管是南方如鏡的水田，還是北方肥沃的黑土地，人們爭分奪秒，盡情投入。老天爺無限感慨，正是如此刻苦耐勞、敢拚敢闖的人民，狂風吹不倒，暴雪壓不垮，才能創造出生活的春天，才能屹立於瞬息萬變的世界之林。

也許被眼下朝氣蓬勃的景象觸動，老天爺熱淚盈眶，淚飛化作春天雨。



准風物談
胡竹峰

大有晉人烏衣子弟裙屐風流之態。

裙屐風流當然佳妙，如今格外偏愛莊嚴。米芾曾作《訴衷情》獻壽，體態婀娜，有富貴衣，有風流態，有安詳貌，有春意心，有福瑞氣，更有莊嚴相：

薰風吹動滿池蓮，曉雲樓閣鮮。

綉閣華堂嘉會，齊拜玉爐煙。

斟美酒，奉觥船，祝芳筵。

宜春耐夏，多福莊嚴，富貴長年。

當真絕妙好辭，說盡人間好事，可惜塵世並沒有多少人能修得多福莊嚴，更沒有多少人能修得富貴長年。方外人士說福德可以淨化身心，有四種莊嚴，其中大道，心嚮往之：

持禁戒以離身之諸惡。

修禪定以離諸邪。

知真諦遠離顛倒。



人與事
尹 畫

最初習字時，先我一步的文友告訴我，她是從臨摹隸書《曹全碑》開始的。《曹全碑》是漢隸中秀美風格的代表，它的字形結構獨具特色。舒展流暢的筆畫，風致翩翩，看起來比方方正正的楷書容易書寫。

然而，臨摹之難超越了我的想像。看似簡單的橫畫，寫出來不是歪歪扭扭，就是粗細完全失控。豎畫呢，也根本直不起來。不過，這正是一個書法小白需要練習的。慢慢地，我發現了一些門道。寫橫畫的時候，起筆得輕輕的，然後勻速運筆，到收筆的時候再稍微頓一下，這樣寫出來的橫就有了《曹全碑》那種優雅的韻味。豎畫得中鋒用力，把筆穩穩地往下送，這樣才能寫出挺拔的感覺。

特別是對「蠶頭燕尾」的理解。這一筆法術語，最早見於唐代書法理論家孫過庭的《書譜》。它形象地描述隸書

入世深了，《論語》不離手，翻不出學問，翻得出莊嚴。少年時讀書，嚮往紙上俠客的風致——劍走輕靈，斬斷意連，綿綿不絕，當真是閒雅瀟灑，翰逸神飛，

出世深了，《老子》《莊子》《列子》不離手，翻不出學問，翻得出自適。莊子《駢拇》篇說：「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迎合他人，委屈自己，事事不隨本心，處處勉力而為，雖盜跖與伯夷，也淪為同一等人物耳。

文章大抵是風雅事歡喜事，但也離不開一日三餐，飲食為養，五斗米從來不可或缺，但也毋須一味為此折腰，文人當心懷梅蘭竹菊松雪金石之韻，如此方能跳脫方能高蹈。做不得盜跖，做不了伯夷，作得了的只有文章，縱然只是一襲布衣，下筆依舊可以縱橫肆意，真快哉事也。

當年蘇東坡欲遊松風亭，亭子尚遠，不知道何時能到，足力疲乏，只想歇息。躊躇良久，忽然悟出此間有什麼歇不得處？心情如掛鉤之魚，忽得解脫。日常得閒，我也歡喜遊山，說是好山，不如說好路，正當進也由我，退也

文章自適

持善不失，持惡不生。

文章大抵是風雅事歡喜事，但也離不開一日三餐，飲食為養，五斗米從來不可或缺，但也毋須一味為此折腰，文人當心懷梅蘭竹菊松雪金石之韻，如此方能跳脫方能高蹈。做不得盜跖，做不了伯夷，作得了的只有文章，縱然只是一襲布衣，下筆依舊可以縱橫肆意，真快哉事也。

當年蘇東坡欲遊松風亭，亭子尚遠，不知道何時能到，足力疲乏，只想歇息。躊躇良久，忽然悟出此間有什麼歇不得處？心情如掛鉤之魚，忽得解脫。日常得閒，我也歡喜遊山，說是好山，不如說好路，正當進也由我，退也

由我，上下自如，行於能行，止於所止，文章事也可如此。二十幾年紙上生涯，眼睜睜看着歲月被文字埋沒，好在文章自適，不枉這一天天一年年。

有人刀背藏身，藏得住刀光劍影，藏不住江湖風波。

有人市井藏身，藏得住犖犖大端，藏不住雞毛蒜皮。

有人廟堂藏身，藏得住爾虞我詐，藏不住力不從心。

為人最怕力不從心，為文也怕力不從心。我輩文章藏身，自言自語自適自況，不獨如此，還自嘲自若自重自輕自謙自恃，更落個自得自在自如自喜。文苑欣欣，百花齊放，百草雜生，可以較真，不必較勁。很多文人喜歡較勁，作文不能不較勁，不能太較勁，太較勁則少了嚼頭。人放鬆了，文章才放鬆。

文學不是較勁的事業，自適就好。多少先賢，居廟堂運籌帷幄，憂心君民，胸懷天下，退寓江湖，縱情山水，怡然自適。我的退寓之心在文字，文字寓所，文章自適。文章是寄託，寄之以情，託之以理，從而動之以情，曉之以理。

臨《曹全碑》



▲臨《曹全碑》。 作者供圖

筆畫起筆和收筆的特徵：起筆圓潤如蠶頭，收筆舒展似燕尾，有一種「波磔之美」。「波磔」用來形容隸書水平線條的飛揚律動，以及尾端筆勢揚起出鋒的美學。

細看《曹全碑》中的字體，就像搭積木一樣，多一塊少一塊都不行。左右結構的字，左右兩邊會互相「照顧」，有的左邊窄右邊寬，有的右邊左邊短，特別和諧。上下結構的字，重心找

得特別準，不管怎麼看都穩穩當當的。臨寫這些古樸又精美的文字，彷彿讓我看到兩千多年前的人們，在竹簡上、石碑上認真書寫的樣子，感受到他們對書法的熱愛和敬畏。

臨摹《曹全碑》時，有時我會想起家鄉的一個女作家。她說有一天在書店裏隨手翻了曹全碑字帖，翻到第九頁，最後一個字是「母」，不知怎麼瞬間就被它眉眼彎彎的樣子打動了。後來，每當她想教訓孩子的時候，這個秀美溫柔的「母」字都會跳出來，成為當頭棒喝：喂，注意表情！深呼吸，吐氣，婉轉一點，再笑一下！再後來，她父親去世了。想念父親時，她便打開父親留下的字帖，翻到《曹全碑》裏的「父」字輕輕撫摸，感到撇捺之間情意綿綿，沒有一筆是冷的。

《曹全碑》裏的「母」和「父」字竟能給她帶去那麼多的感觸，大約正是從那時起，隸書的美麗才被我真正感受到。一橫一豎一撇一捺，原都飽含着情感。心情好與不好時，顯然，筆下字的走勢是不一樣的。

《曹全碑》裏的「母」和「父」字竟能給她帶去那麼多的感觸，大約正是從那時起，隸書的美麗才被我真正感受到。一橫一豎一撇一捺，原都飽含着情感。心情好與不好時，顯然，筆下字的走勢是不一樣的。



市井萬象

近日，廣州宏城公園綻放的虞美人吸引遊客賞花拍照。

中新社



虞美人花開